

一、 在桐花盛开的地方

正当泡桐花怒放的时节,我陪着父母来到了开封的兰考县。一路上惊奇地发现,家乡越来越稀少的泡桐树,似乎正在这里大集合。从进入兰考境开始,桐花的香甜味道,便愈发地浓郁,一直引领着我们走进县城。

因为著名的焦裕禄而扬名天下的兰考,与周边的兄弟县市相比,其实并不太起眼,几条不长的街道,驱车半个小时就转了个遍。而住下来切身感受,又觉得与其他县市不太一样。虽然也是农业县,街道上的车辆停放、人口流动等,却少有杂乱、拥挤的感觉。漫步县城,几乎看不到热闹拥挤,听不到人声嘈杂,不疾不徐的节奏中,彰显出一种感恩岁月、从容过活的境界。人生地疏访兰考,无论是执勤交警、陵园工作人员,还是饭店老板娘、宾馆服务员,甚至街边的市民、郊区的老农,全都没有当地人的心理优越感,更见不到一丝的不屑与戾气。热心的兰考,让我们的行程充满了温情。

但我觉得,整洁、宁静、纯朴、热情,绝不是兰考的全部内容。每年上百万人参观、拜谒,为的是一种心灵的追寻。我也知道,前来参观拜谒的,并不都是外地人,很多的兰考群众,也会时不时地到陵园来,看望亲爱的“老焦书记”;到城外去,感受焦桐的花开花落。用他们的话说,这已经成了生活中的习惯。

痛历过上世纪六十年代苦难生活的父母亲,对焦裕禄,有着一一种发自内心的朴素感情。在焦裕禄纪念馆,我陪着父母,父母牵着孙子,随着人流,一路默默地看着,悄声地谈着。破旧的衣物、用过的农具、当年风沙肆虐的视频再现……集中展示着一个时代的特征,同时,也对父母那代人心中的峥嵘记忆进行着一次次的提醒与沉潜。

在陵园工作人员的指引下,傍晚时分,我们来到了焦桐园。一株参天的泡桐树正盛开着紫色的花朵,父母抚摸着粗壮的树干,与它喃喃地话着家常。在焦桐的身旁,一排排年轻的泡桐树,如同勤

年年高考,今又高考,看着走入考场的莘莘学子,我想起了当年我的高考。

我曾经参加过 1988 年、1989 年两次高考。第一次参加高考时,由于心情紧张,没有休息好,考试前一天发起烧来,我是拔了吊针走进考场的。第一门考的是语文,本来是我的强项,却因为当时头脑昏沉,不能正常发挥,只考了 88 分（总分 120）,那年我的高考成绩,与最低录取分数线相差 11 分,于是我落榜了。

当年我毕业的那所高中有个规定,低于录取分数线 10 分以内的学生可以免费回校复习,我因一分之差,无法享受这种优惠待遇,只好转到另一所学校复习。

我当年上的是文科,而我转入的这所高中文科较强,所以自己当时也就没有太多懊恼。

那时,复习班不多,文科复习班更少,有些学校干脆就没有。我来的这所学校共有 6 个毕业班,理科有一个复习班,文科没有复习班。我是作为插班生进入应届班的。当时班主任对我挺好,还任命我为语文课代表。

上学期,我的成绩一直保持班内前 5 名,到

这是一个值得中华民族永远记住的日子,永远、永远的记在心窝里。
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
镰刀与铁锤交汇在一面旗帜上,
绘出了世界最壮美的图腾。
她光芒四射
托起了中国历史的一轮太阳。

九十年前
我们的头顶上,
曾是一片阴暗、破碎的天。
列强群鬼寇盗,
觊觎“病夫”举屠刀。
八国联军侵国土,
焚我家园杀同胞。
南京条约丢香港,
马关再失台湾岛。
日寇强盗更凶险,
南京屠杀惨人寰。
屈辱条约声声恨,
弱肉强食步步刀。
国人摇头长声叹,
民族英雄肝肠断。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劳质朴的兰考人,整齐地劳作在绿色的麦田。“农桐间作”景观映衬着夕阳的余晖,让我久久回味……

终于明白,这桐花盛开的地方,不仅仅是共产党员的精神家园,也是所有经历苦难、创造生活的父辈们的精神家园,是现代中国人应该共同守望的精神家园。

二、在历史的转弯处

兰考县城正东十多里,有一个普普通通的仪封乡。行走在平坦的兰仪公路上,虽然目力所及全是林茂粮丰的景象,但典型的沙土地告诉我

们,这里就是黄河水曾多次恣肆滥流的区域。

然而,仪封也是一个曾经闻名的地方。五十年前,依托黄河故道建立的国营仪封林场,是与周口黄泛区农场齐名的国字号农垦单位。在漫漫沙丘上,林场人栽种种草,防风固沙。深重的灾难面前,仪封林场战天斗地,功不可没。应运而生的仪封林校,旨在为中原大地培育林业生产方面的专业人才,我的父亲就是仪封林校的六〇级学员。

国运紧系个人命运。受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波及,刚刚开办两年的仪封林校被迫解散了——历史,从此在这里转了一个弯。风华正茂的父亲和他的数百名同学一样,满怀豪情从学校回乡当了农民,开始了人生的另一番挣扎沉浮。

半个世纪过去了,白发苍然的父亲终于第一次回到了魂牵梦萦的母校。五十年后再回望,该了下学期,应届生的潜力发挥出来了,我的名次就只能在 5 至 10 名之间徘徊。那时,学校还没有重点班和非重点班之分,一般每班的升学情况就是前 10 名的学生较有希望,如果哪班能够考上十几个学生,就是很好了。

那年,出人意料的是我所在的考场是尾考场,并且我的考号是最后一个号,我们那个考场只有 7 个考生,我是第 7 号。当时我的心情十分复杂,有点宿命论的我不知道这是福还是祸。

高考结束回到家,父母问我考得如何。一想到我是尾考场的最后一号,我心里非常没底。

高考成绩揭晓了,我超师专录取分数线 4 分,经过一年的努力,我只进步了 15 分,望着这个分数,我是百感交集。我不打算再复习,就选择了很容易被录取的师专。

当年,我们班考上了 13 名学生,3 个本科,4 个专科,其余的是中专。

那时的学校有三种叫法:大学、专科、中专。不像现在专科以上的学校都叫大学,当时似乎只有考上“某某大学”“某某学院”的学生,才称得上“大学生”。

1989 年 9 月,我开始了两年的“师专”生活……

党啊,我为您放声歌唱

牛腾明

用我们的血肉,
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党啊,在中华危难的关头,
你带领你的儿女们浴血奋斗,
掀开了革命历史的新篇章。
从革命红船在南湖起航,
到点燃井冈山上的星星火光。
从黄洋界上的炮声,
到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路上。
从围剿征途上的铁血,
到遵义城红旗的猎猎。
八年抗战驱日寇,
三年决战缚“苍龙”。
我们伟大光荣的党呀,
你带领中华儿女们,
斧头砸碎旧世界,
镰刀开创一片天。

小城的夏天特别迷人,尤其是晚上。

劳动广场位于城中心,是市民纳凉的好场所。这里最吸引人的,是广场中央的露天舞池,男男女女跳着优雅的舞蹈,成为夏夜广场上的一道风景。

三十出头的安琪喜欢跳交际舞。一月前的一天,一位二十七八岁、面庞黝黑的高个小伙子出现在安琪面前,很绅士地邀她共舞。舞曲悠扬舒缓,安琪在乐曲声中轻盈地旋转迈步,甩动裙角,展现身姿。一曲过后,安琪很欣赏小伙子的舞技。

从那以后,他们几乎每天如约来到劳动广场。舞曲响起,小伙子总是向安琪娓娓讲述他亲历的种种故事,讲他的喜悦与沮丧、奋斗与失落。但他对自己的职业守口如瓶,每次谈及,他总是想法躲避,但这丝毫不会影响他们的舞步。安琪觉得,小伙子不像以前的几个舞伴不规矩,和这位小伙子跳舞,成了她生活的寄托。

这个周末,安琪早早地来到广场,在舞曲中等待着小伙子的到来。往常,小伙子总是 7 点半左右,伴着广场附近大屏幕电视中的天气预报“渔舟唱晚”音乐来到广场。可今天,快 8 点半了,他为什么还没有出现?

正当安琪失望地准备回家时,广场一角传来一阵嘈杂的声音。

原来,一位农民工模样的小伙子因制止

有几多的惊喜和感慨啊!可是,哪里还有母校呢?就连赫赫有名的仪封林场,如今也是面目全非,历经改革的痛楚,在社会发展的大潮中飘零不定。当年学校尚未竣工的工字教学楼,后来做了林场的办公楼,现在已经老朽得不能入住了。幸好,被定为了省级文物,不能拆掉。

正是生机盎然的季节,我和父亲却走进了一段荒芜的历史。站在唯一还能找回学生时代印象的、破败的工字楼前,父亲久久不能言语。他内心的激动与苍凉,我体会不出来,但我能真切地感受到!

开封三叹

郭宏景

林校的前方一公里,是仪封乡政府。在乡政府的前方一公里,一个“封人见夫子处”的景点正在热火朝天地兴建。我随意向工地附近的一位老人打听景点的来历,老人对此一派茫然。又问起仪封林场的当年事,老人遗憾地说:“过去这里都是林场的地,林场的果树,红火得很……”

听林场职工介绍,改制后的仪封林场正在努力地卸掉包袱,改良果树,图谋发展。我想,如果能够认真梳理前尘往事,拂去人们记忆中的灰尘,不是比刻意营造一段虚幻飘渺的远古传说更有意义、更有价值吗?

三、在王朝的背影下

从兰考西行百里,我们来到了开封,七朝古都的所在地。飘荡着宋都遗味的铁塔、龙亭,著名的《清明上河图》的现代临摹实景清明上河园,以及传承千年、延续至今的菊展盛会,众多的标志



神舟飞船载人飞上天,
让我们真正领略到,
东方人的磅礴豪气!
我们免除了皇粮国税,
我们免除了义务教育学费,
我们实行了全民合作医疗,
我们健全了社会保障体系,
我们刷新了多项世界第一。

党啊,伟大光荣的中国共产党,
九十年的奋战,九十年的拼搏,
九十年来,您带领您的儿女们,
克服困难,迎接挑战,
战胜风险,创造奇迹。
把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神州,
建成高度文明的土地,
我们永远紧跟您啊,
继续开来,奋斗不息!



来,没看出舞伴竟是……

这位工友反复说受伤小伙期待跳舞的事。安琪不解地问:“你们那么辛苦,他为什么还去跳舞?”

工友说:“噢,让你见笑了。我们嘛,虽然工作不体面,但也不是“大老粗”,没素质。他学过舞蹈,从小就想当舞蹈演员,后来家里发生变故,便来打工了,但他仍爱跳,还经常教我们呢。我听说,他和一个女的跳得很合拍,但他一直没说自己的身份,怕人家知道了不和他跳了。”

听了这话,安琪回想起和小伙子跳舞的场景,是呀,小伙子虽说职业很苦很累,但精神生活很丰富。她脑子里正拼命将农民工小伙和潇洒舞伴的形象合在一块的时候,包里的手机响了。

电话是母亲打来的:“琪呀,刚才可把我吓坏了,我在劳动广场差点破财,要不是有位农民工小伙子帮助,我的金耳环就飞了。多好的小伙子呀,可惜我还没向他说声谢谢,也不知道他是谁……”

安琪的眼睛湿润了,她转身朝医院对面的鲜花店走去,买了一束康乃馨,递给了小伙子的工友。安琪说:“明天,我带着他救助的那位大妈来看他,等会儿请你转告,等他康复后,我们仍在劳动广场不见不散,我永远是他忠实的舞伴……”

难忘儿时麦忙天

刘海涛

6 月 6 日,芒种。《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五月节,谓有芒之种谷可稼种矣。”

芒种一到,收割的季节就到了。到处都是收割机庞大的身躯,轰隆隆地开进地,再轰隆隆地开出来,金黄的麦子便进了场。空气中漂浮的除了热浪,就是臭乎乎的柴油味,没了草香、麦香、劳作后休憩的快意以及对丰收的憧憬,哪里还有麦收的味道。我不由忆起儿时的麦忙天,大人小孩齐上阵,紧张、忙碌,疲惫的身躯中绽放着丰收的愉悦,那,才是真正的麦收!

先是麦忙会,这是为麦收特意起的会。男人们在会上购买农具,镰刀、木锨、扫帚,摸摸、看看、侃侃价,或蹲在一起抽抽烟,谈谈年景,收成;女人们带着小孩买些衣服、甜食,小孩子在人缝里钻来钻去;老人则聚在小剧团的舞台前,看着热闹的《打金枝》。商贩卖力的吆喝声、女人孩子的笑闹声、锣鼓的铿锵声,构成一团热闹的、繁杂的、喜庆的声浪,在空中滚动。再是碾场。早就留好的空地,泼上水,晾晾,用石碾碾;再泼水,再晾,再碾,反复多次,直把一片土地碾成一面光滑的镜子。一切准备就绪,就等着割麦了。“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当空气中的热浪一浪高过一浪,麦收终于登场了。四点多钟,天色刚发白,男人女人们便收拾停当出了门。拉着架子车,车上放着镰刀、绳索、盛水的瓦罐,笼布里包着馍和腌制的新蒜,割麦是个苦累活,平日不舍得吃的咸鸡蛋也带几个。到了地头,男人们掂起明晃晃的镰刀,站在麦垄头,弯下腰,深吸一口气,看吧,再露头,已是几十米开外。女人们在后头捆着麦个子,给男人们打着下手。“农家五月无闲人。”很快,睡醒的孩子们也来了,大点的帮妈妈往地头送麦捆,小点的沿着麦垄割麦穗,一家人配合默契,没有人说话,只有刷刷的割麦声。等到大人孩子的衣服都被汗水濡湿时,太阳已经挂在中天了。

麦子送到了场里,离回家就不远了。大人小孩都松口气。碾场的时候,就有了笑声。看吧,老牛、毛驴们拉着石碾在麦子上跑,时不时地仰天叫两声;李家的大哥和张家的二婶开着玩笑,惹起满场的笑声;老人提着棒槌捶着场边上的麦子;小孩子揉把新麦摺嘴里比赛谁先嚼出面筋。起风了。可以扬麦了。这可是个技术活。男人们掂着木锨,铲一锨掬向空中,麦芒、穗子随风飘走,刷刷刷掉在地上的,就是沉甸甸金黄的麦粒了。夕阳的余晖下,一粒粒的麦子都闪着金光。

说起来,麦忙天是真忙,哪项都是苦累活,割麦、捆麦、装车、脱粒、扬场、堆麦秸、种玉米,一家人脚不连地要忙小半月。哪像现在,机器进地了,麦粒出来了;机器又进地了,玉米种好了。可是,我还是怀念儿时的麦忙天,劳动是苦累,但劳动更是神圣和快乐的!我想,我怀念的也许是人与土地的亲密接触和全家人共同劳作时的温馨和谐吧!

游子乡情

李志民

是游子梦里常常回故乡
口中无言 泪满眼眶
这不是悲伤
是那无边无际的怀想
我知道 我心中思念着故乡
不变的是亲 变了只是衣裳

是游子总要走走老街巷
乡音无改 鬓已微霜
这不是惆怅
是那乡愁经历的沧桑
我知道 我心中眷恋着故乡
不变的是情 变了只是脸庞

是游子总会满怀着希望
龙的声音 更加响亮
这不是传说
是那炎黄子孙创造的辉煌
我知道 我心中热爱着故乡
不变的是心 变了只是时光

行走在心灵间

任玲

三月的阳光如春水般笼罩着我的身体
它流淌在我脚下的每一寸土地上
我走在这如水的阳光中
如一条丝带
飘在天和地之间
迈出的每一个脚步
都踏在春光洒在地上的影像中
轻盈的脚步,留下了风吹过的痕迹
摇曳的身影像欢快的小鸟
我不是雨巷中撑着油纸伞的温婉多情的女孩
我的舞步行走在心灵间
思绪牵引着我来到你的面前
我的心在时光中倒流
像一条鱼儿畅游在时光的返程中,
你的鬓发
你的味道
都在我的唇齿间萦绕
你的容颜在我的心头
如同那河畔的青柳

拉着我的手的手
你的手掌心的温度告诉着我你的温暖
不再放开你的手
牵着你的手,和你一起漫步在姑苏桥上
聆听寒山寺夜半的钟声
牵着你的手,和你一起站在屋檐下
看雨珠像线一样从眼前滑落
牵着你的手
和你一起走在雪花漫天的小路上
触摸雪花晶莹的身姿
牵着你的手
和你一起在宽阔的河床上看西边粉红色的夕阳

